

裁军谈判会议

CD/PV. 359
24 April 1986
CHINESE

第三五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6年4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30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C. A.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A·贝莱德先生

阿根廷

M·坎波拉先生

澳大利亚

R·巴特勒先生

R·A·劳先生

M·利茨女士

比利时

C·克莱克斯先生

P·涅文伊先生

巴西

C·A·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S·M·汤普森·弗洛里斯先生

S·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F·J·德·卡瓦洛·洛佩斯先生

保加利亚

K·特拉洛夫先生

V·博吉洛夫先生

H·哈拉切夫先生

R·德扬诺夫先生

P·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丁吞先生

吴密丹先生

艾艾木女士

吴拉敏先生

出席者名单

加拿大

R·罗尚先生
P·洛克伍德先生

中国

范国祥先生
沙祖康先生
王止芸女士
谭汉先生
李道中先生
杨明良先生
锁开明先生
于中洲先生
王为女士

古巴

C·莱丘加·埃维亚先生
P·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维沃达先生
A·齐马先生
J·拜加尔先生
B·贝德纳先生

埃及

S·阿法拉吉先生
M·巴德尔先生
F·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F·约翰内斯先生

出席者名单

法 国

J·热塞尔先生

H·雷尼先生

G·蒙塔西埃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W·克鲁奇先生

J·登布斯基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韦格纳先生

W·博莱沃斯基先生

W·N·格尔曼先生

H·彼得斯先生

匈牙利

D·梅斯泰先生

F·加伊达先生

印 度

K·R·纳拉亚南先生

A·S·贡萨尔夫斯先生

S·肯特·沙尔马先生

J·普拉萨德先生

印度尼西亚

S·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A·M·阿克巴尔先生

R·I·詹尼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M·库拉米·克曼查先生

出席者名单

意大利

R·弗朗西斯基先生
F·皮阿杰西先生
G·阿多尔尼·布拉切西先生
M·帕韦塞先生
R·迪·卡洛先生
E·西维埃罗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小西正树先生
佐藤昌世先生
石栗勉先生

肯尼亚

D·D·阿方德先生
P·N·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Z·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蒙古

L·巴雅特先生
S·O·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E·G·本希马先生
O·希拉莱先生

荷兰

R·J·范斯海克先生
R·米尔德斯先生
J·拉马凯尔先生

出席者名单

尼日利亚

B · O · 托韦先生
A · A · 埃拉先生
U · A · 巴拉亚先生

巴基斯坦

M · 阿赫迈德先生
Z · 阿克拉姆先生
K ·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J · 冈萨雷斯 · 特罗内斯先生

波 兰

J · 雷赫拉克先生
J · 怡洛维奇先生
G · 切姆皮恩斯基先生

罗马尼亞

G · 奇里拉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J · 达纳帕拉先生
P ·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 典

R · 厄克于斯先生
H · 伯格伦德先生
E · 博妮尔女士
G · 约南女士
R · 昂斯特勒姆先生
L · E · 温伦先生

出席者名单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В · Л · 伊斯兰耶利安先生
В · Р ·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Е · К · 波佳尔金先生
Г · В ·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А · Н · 卡希林先生
С · Б · 巴沙诺夫先生
А · А · 季塔尔恩科先生
Г · 瓦斯赫德兹先生
В · С · 米高扬先生

联合王国

Р · И · Т · 克罗马蒂耶先生
Р · Ј · С · 埃迪斯先生
И · Р · 查默斯先生
Б · Г · 怀特沙德先生
Д · А · 斯林先生
Ј · 格兰杰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Д · 洛维茨先生
Т · 巴塞莱米先生
Р · 高夫先生
Р · 马基南先生
Ј · 格兰戈先生
Ј · 沙利文先生
Р · 莱文先生
Р · 鲍恩先生

出席者名单

美利坚合众国

L·布朗森女士
L·贝尔加德先生
M·温斯顿女士

委内瑞拉

A·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J·克劳维尔特·冈萨雷斯女士

南斯拉夫

K·维达斯先生
M·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N·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科玛蒂纳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三五九次全体会议开会。

根据会议的工作计划今天继续进一步审议未解决的问题。和往常一样，任何代表愿意提出有关会议工作的任何问题，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可以这样做。

今天我的发言名单上有保加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古巴、澳大利亚、阿根廷、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现在我请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阁下发言。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主席先生，今天我要谈谈题为“禁止化学武器”的议程项目4。这是我国代表团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我要确实说，华沙条约成员国对化学武器谈判的严肃和求实的态度是无可置疑的。最近于1986年3月19日到20日在华沙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华沙条约成员国宣布“它们认为在本世纪末之前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及其工业生产基地是完全可行的”。

华沙条约成员国打算要对会议就起草化学武器公约进行的谈判形成一种紧迫感和求实的做法。众所周知，参加谈判的国家已经同意，化学武器和生产设施应当在公约生效后十年内予以清除。鉴于以往国际文件的经验，从签署到生效可能要有2到3年的间隔。因此，这意味着如果要在本世纪末消除化学武器，公约就应当在今后一两年之内制订。

根据谈判的情况，为了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已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动向，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消极因素。让我首先谈谈工作中的有利倾向。

今年初以来，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有了一个新的内容——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于去年11月在日内瓦的首脑会谈中同意，苏美两国在专家一级举行定期磋商。值得注意的是，15年来第2次人们认为就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的所有问题进行苏美双边会谈是有用的。以目前的方式进行的这些会谈，正如两国代表团所宣布的那样，是为了辅助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中的多边谈判。保

加利亚代表团认为，苏美磋商和接触倘若坚持“日内瓦精神”，就可以而且应当对整个谈判进程起积极作用。

在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今年1月15日声明中的想法和此后苏联代表团在各个工作小组中就有关问题的发言为本届会议期间的谈判进展提供了动力。

在4月22日的上一次全体会议上，苏联提出了新的、具体的建议，有机地发展了苏联领导人1月发表的看法。因此，苏联在加速制订化学武器公约方面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些建议的实质证明了苏联决心促进克服现存的关于消除化学武器及其工业生产基地的分歧意见。已经彻底讨论了确保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停止运行并拆除基本技术设备部件的程序。国家当局和国际视察机构之间的具体合作也经过了彻底讨论。销毁并拆除有关生产基地的行动要包括所有设施，而不管它在公约生效时是属于谁的。

苏联的新建议为制订有效与现实的核查程序建立了牢靠的基础，并且还考虑到了谈判其它参加方的利益。我国代表团欢迎苏联就公约草案所有这些关键问题的建设性态度。

我们要以同样积极评价的口气赞扬载入作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1月扩大会议报告的CD/651号文件关于所谓《综合方案》的审议，它由能干的图尔班斯基大使主持。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参加了《综合方案》的制订。毫无疑问，这种列举有关化学物品的方式是有某种缺陷的，特别从表A和表B的结构看。不过必须强调，这是第一次有可能按照具体标准将几乎所有的化学物质列入一份共同起草的文件，并以供某些制度管理这些化学物品的可允许活动。我国代表团要赞扬这份文件，它是各国代表团为了推动有关这份公约的一些最为复杂的问题的谈判而进行严肃与建设性合作的范例。《综合方案》是一个过渡的解决办法：只有当完成了例举表A右栏（关键前体），表B（关键双元成份和多元化学武器系统或特别危险的关键前体），以及表C（以大规模商业数量生产并可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化学成份）的有关化学成份的分析工作，才能充分发挥并利用它的潜力。

我们认为，要使这项工作取得成功，各国代表团应当严格地遵守1月份制定《综合方案》时所达成的谅解，即应以各类化学物质的分类与定义来考虑各有关化

学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我国代表团建议，要结束完善关键前体分类标准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列举表 A 右栏中的化学物质，以便更有用地审议这一领域中制度的各项因素。同样也有必要协调双元和多元化学武器系统关键组成部分的鉴定标准。我国代表坚信，只有仔细地制订和精确地理解有关《综合方案》的所有定义问题才能保证控制化学物品和有关数据的可靠系统顺利运行，排除将化学物质用于化学武器目的的可能性。

事实上，根据将化学物质列入表 C 的有用工作和工作小组 A 在各项制度中所作的努力，我国代表团绝对相信《综合方案》的“生命力”。

《综合方案》的另一重要领域在于，它发展得越完善，就越提高了具体和有目的的谈判的水平，包括有关核查与遵守问题。

去年已就有关剧毒致死性化学物质制度中的许多条款达成了一致。另一方面，还有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国家和国际水平上正在采取措施，限制会对环境，甚至有时是对人类造成不可挽回危害的各类化学物质甚至整组产品的生产与使用。根据西方的估计，仅在第三世界内，每年就有一万人死于杀虫剂和除草剂的影响。因此，有些国家采取了类似于彻底禁止的限制性措施。在这一方面最为普遍的一个事例就是对磷酸洗涤剂、一些药品等等的使用限制。同作为化学武库基本成份的剧毒致死性化学物质相比较，它们的毒性远远没有那么剧烈。

在谈判过程中，只是单项引证了可用于和平目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物质事例。然而这类化学物质的生产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可以在实际应用中经过大大稀释后使用。这种特性正是华沙条约成员国认为剧毒致死性化学物质应当集中于一个单一的、小规模的生产设施中生产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方法是不会对任何国家的真正商业和科学利益造成损害的。就象其他科学一样，化学正处于不断运动、发展和扩充的过程中。由于偶然或有意的组合，可能会出现新的剧毒致死性物质。一经对这类化学物质作出识别就应当立即对外宣布并将它们置于控制之下，而这可以在单一、小规模的生产设施内安全而有效地进行。

另一条有关巩固剧毒致死性化学物质制度的意见在于有必要严格遵守从其它致死性化学物质类别中剔除剧毒致死性类化学物质的关于毒性水平的长期协议。

完全出自商业利益的考虑，一些西方代表团为了实际运用的目的而倾向于忽视毒性水平的定义标准。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态度即使能满足一些有限的利益，却可能造成具有重要的安全后果的严重问题。

有一些代表团从他们国家商业利益的观点谈到了化学武器谈判问题。 我国代表团赞同这一考虑并努力支持发掘各种可能为共同解决办法打开通路的意见。

然而在谈判的现阶段，我们遇到了更为实质性的问题：可能严重地破坏化学武器谈判危险的美国的所谓双元武器计划的执行。

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双元剂进行各种组合而取得更大的毒性和为了战胜监测系统、军队和平民的医疗与防护而采取行动停止化学武器战剂的新的基本机制。

我们认为，生产双元成份相对地说是简单的，这将会造成世界性的化学武器扩散，造成对人类难以预料的后果。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在于双元武器计划充满了逃避对今后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条款进行核查限制的危险。 双元计划的危险还在于发起了新一轮发展质量和更高水平的大规模毁灭性进攻型武器。

应当迅速在公约草案范围内找到解决双元问题的办法。 载入 CD/651 号文件的表 B 的制订看来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具体一步。 然而还有一系列其他有关问题尚未解决。

象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一样，我国支持对完全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一些临时解决办法，包括特别危险的双元武器。 这样的临时解决办法决不会使裁军谈判会议中化学武器的谈判复杂化。

4 个月之前，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 T · 日夫科夫和罗马尼亚总统 N · 齐奥塞斯库对其他巴尔干国家领导人发布了一份有关在巴尔干建立无化学武器区的联合呼吁宣言。 这一新的倡议正在得到积极的考虑。 我们认为，将巴尔干变为无化学武器区的建议有人倡导有人反对并不奇怪。 没有人幻想它能不遇任何困难地立即执行。 然而我们却坚信它有实际潜力，我们各邻国的第一个正式反应也支持这一信念。 我们认为，执行区域措施是可行的，也是较易行的方法，因为它涉及的国家数量有限。 将巴尔干变为无化学武器区的任务还可因目前这些国土上事实上并没有化学武器这一情况得到促进。

不仅是巴尔干国家，整个欧洲都应摆脱化学武器，我国愿意在积极参加本会议内的化学武器谈判的同时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欧洲建立一个无化学武器区符合和平的目的，将加强欧洲和国际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关于建立包括上述两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领土的中欧无化学武器区的倡议。

裁军谈判会议的目的仍然是加速制订化学武器公约。做出重大进展的条件是比以往更多了。我利用这次机会向会议保证，我国代表团愿意促进进一步发展化学武器谈判中的积极方面。我们希望所有代表团在今年会议第二阶段也都能遵循同样的建设性和实事求是态度。我们了解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克罗马蒂耶大使的外交技巧，希望他能充分利用会议在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上打开的新的前景。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相信今天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某种方式回顾2月初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刚开始时的情况。如果我们翻阅本届会议最初几次会议的记录，我们一定会注意到许多发言都带有一个特点，即表示希望国际局势能出现大的好转，限制军备和裁军问题的解决能取得切实的进展——尤其是在本论坛的范围内取得进展。

这些希望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尽管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M·S·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去年11月底在日内瓦举行的会晤，并未使与停止军备竞赛和巩固和平这一目标有关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得到解决，但它促成了若干重要的协议，这些协议不但对苏美关系，而且对整个国际局势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政治词汇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日内瓦精神”。

关于11月高级会晤结果的联合声明宣告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应该打。它还强调双方不寻求军事优势。苏联和美国重申，它们决心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6条，真诚地就限制核军备和裁军的问题进行谈判，并同意加紧努力，缔结一项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所有这些当然会唤起人们的希望。

苏联一贯认为，M·S·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总统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的真正意义只能在实际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就苏联来说，它以应有的严肃性对待这次会晤的成果。苏联在过去几个月里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其中许多行动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直接有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M·S·戈尔巴乔夫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应得到考虑。这个声明引起了普遍的兴趣，总的说来得到了积极的反应。

众所周知，在日内瓦会晤之后，苏联两次延长了它对所有核爆炸所单方面宣布的暂停行动，并为核查双方遵守暂停的情况，包括现场视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现在，由于美国在内华达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苏联政府被迫宣布，它已不再受自行作出的不进行核爆炸的单方面义务的约束。我们并不急于恢复核爆炸。

在其1月15日的全面裁军计划中，苏联为彻底消除苏美在欧洲的中程导弹，禁止化学武器，以及若干其他有关事项，提出了从根本上说是新的折衷建议，并建议在本世纪末之前分阶段消除世界上核武器和禁止外空打击武器的方案。

苏共二十七大不仅将该计划肯定为今后几年里苏联外交政策的核心，并提出建立一个全面的国际安全系统的构想。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苏联关于削减常规军备所提出的新的倡议。鉴于人们对该建议所表示的兴趣，以及向我们提出的许多关于阐述其实质的请求，尤其是在核裁军非正式会议上所提出的请求，请允许我对此作更详细些的阐述。

我们分析了局势之后，认为目前提出有关削减欧洲常规军备和军队的新建议的必要性和条件已经成熟。在欧洲，两支装备有最现代化的坦克、导弹和飞机以及各种类型新武器的军队，它们各有三百多万人，正相对峙。另外，所谓的常规武器正不断得到改进，并变得越来越尖端，威力也越来越大，在作战性能方面，它们相当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方面。有人告诉我们西欧不能放弃核武器，包括美国的核武器，因为，据说如果采取这一行动，它便会在华约国家的军队和常规武器面前感到不大安全。顺便说一句，人们已在本会议中多次听到这些虚假的论据。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指出，消除欧洲的核武器不但能够为西方，而且也能为我们这一方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我们不会忘记，在尚未出现核武器的年代里，西方曾入侵，而且是多次入侵了我国领土。

至于所谓在常规军备和军队方面，华约国家比北约国家具有“巨大优势”，这纯属无稽之谈。事实上，常规武器和军队已出现大致的平衡。总的来说，北约和华约在欧洲已存在这种平衡，我已说过，在欧洲，结盟的双方各有陆军和空军约三百万人。

苏联愿意考虑裁减在欧洲的部队和常规武器的问题，这表明它是有诚意全面减缓欧洲大陆上的军事对峙，我国的倡议肯定了M·S·戈尔巴乔夫在柏林发言中再次所有力地强调的：“除非苏联及其盟国成为北约进攻的目标，苏联决不会对西欧采取军事行动”。我国的建议要求减少所有欧洲国家陆军和战术（前线）空军以及美国和加拿大驻扎在欧洲的相应部队的所有组织部分。

在裁减范围的军团和部队应解散，它们的武器应销毁或储存在本国领土内，裁减涉及的地理区域显然将包括整个欧洲领土——从大西洋至乌拉尔山脉。我们认为，应在协议的时限内，并在不断维持常规武器和军队方面现有均衡和不损害任何国家安全的情况下，逐渐进行裁减。我国建议裁减进程应从北约和华约的军队开始，其他欧洲国家将随后加入，其结果应使欧洲在该领域中的军事对峙得到大大的缓和。

我愿提请你们注意苏联新建议中的另一方面。它规定，应该为裁减常规武器和军队进程的每一阶段达成防止突然袭击的措施。

当然，在各个阶段，都必须保证对裁减进行可靠的监督，这既可以用国家技术手段，也可用国际核查形式，如有必要，可包括现场视察。

苏联还建议，可供实战使用的战术核武器应与常规武器同时削减。苏联的新建议还考虑到某些北约国家的意愿，即消除苏联和美国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应同时削减部署在那里的可供实战使用的战术核武器。

我们认为，对该问题采取这种全面的方针将有助于消除多年来在维也纳对话中一直存在的症结。

同时，苏联将该问题扩展到整个欧洲的范围进行考虑，并不减少它对维也纳对话取得积极成果的兴趣。我们认为，尽早在维也纳达成一项双方可接受的协议将有助于实现苏联关于整个欧洲的建议。

我们愿意履行日内瓦达成的协议又一证明是，我国于4月22日对禁止化学武器所提出的新建议。

另外，在本届会议中，苏联就拟订和缔结一项保证人造地球卫星豁免，禁止发展、试验和部署反卫星系统以及消除现有这种系统的国际协议，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

然而，对方作出了什么回答呢？它在内华达进行了几次核爆炸，并恢复对我国进行充满各种借口和侮辱的反苏运动。苏美关于核武器和外空武器双边对话的进展仍然受到阻碍，“星球大战”计划正全速进行，并坚持企图取得军事优势。最后，美国还对利比亚采取了挑衅性的行动，该行动使得国际局势严重恶化。

M·S·戈尔巴乔夫说，“纵观国际局势，正如顽固继续进行的核试验和对尼加拉瓜不断进行的威胁，对利比亚所犯下的罪行不能孤立地看待。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总的做法，它的军国主义和侵略的倾向性已在过去的几天里得到充分的暴露”。

裁军谈判会议目前的情况如何呢？由于美国在第1、2和3议程项目中的错误态度，僵局仍然存在。

即使是在那些已设立本会议附属机构的问题上，包括那些带有所谓谈判职权的附属机构，美国的方针并未朝着建设性和灵活性的方向改变。制定综合裁军方案是为了规定裁军的具体措施，并为谈判各参与国分阶段履行这些措施做出规定，但是，有人却试图将该方案变成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拙劣翻版，使它成为类似于已达成协议的登记册。

总之，必须承认，而且极为遗憾地承认，今年本会议在解决裁军问题中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令人沮丧的，不用说拖延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可能直接影响各国以及全世界的安全。目前的局势肯定破坏了本会议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权威，当然，如果有人奉命正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它一定会感到满意，但

是，我国代表团所得到的指示是极为不同的，就我本人来说，无法向我国政府汇报本会议的工作是有效和成功的是件极其令人不愉快的事。那么，人们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认为结论只有一条：在过去，安全首先是从实力地位和以军事技术解决问题的角度看的，现在我们必须加紧努力，消除过去所遗留下来的这种惯性。这正是苏联将要做的。苏联的和平愿望和呼吁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是它的政策具有责任心的表现。我希望夏季来临时，那些迄今为止阻碍本会议发掘其作为唯一多边谈判机构——我想强调作为一个裁军谈判的机构——所具有的潜力的人，将表现出一定的责任心。

最后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愿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以外交家的风度极为熟练和干练地主持了本月份的工作。我也认为有必要感谢本会议秘书长科玛蒂纳大使、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以及秘书处的所有成员为我们的工作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已将自己的时间、努力和知识贡献给过去4个月不断召开的会议、磋商和谈判。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和昨天的翻译，起码是从俄语到英语的翻译无法令人满意，我希望这并不是联合国财政危机的结果，而只是一个事故，希望今后不会再次出现这种事故。

弗朗西斯基先生（意大利）：

主席先生，

现在我代表裁军会议西方9个成员国就会议议程项目1发言。

在裁军会议的今年春季会议和历届会议上，西方组的成员国曾分别在集体或单独的发言中多次强调，他们十分重视会议议程项目1——禁止核试验。

在这些全会上所作的发言中，我们主要说声了下列几点：

首先，我们确认依旨在停止一切核试验的有关国际文书和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第二，我们强调，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必须是开放供所有国家参加的一项法律文书，对其遵守情况必须能够进行充分和令人信服的核实。

第三，我们表示，我们愿意对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所涉及的重要问题立刻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强调了范围、核实和遵守问题。

主席先生，

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发言是我现在所代表的各国代表团表示其态度的一种重要形式。

但是，为表明我们在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信念和决心，我们还采取了其他具体行动。

我们在会议上在议程项目 1 下提出了一个特设委员会任务授权草案。这个任务授权草案载于文件 CD/521，我们仍然支持这项提案。

我们坚定的认为，这个任务授权草案如获通过我们将能立刻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如在文件 CD/521 中所说，这个委员会可以对和拟订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有关的重要问题进行实质性审查“以便就关于这个问题的条约进行谈判”。

这个任务授权草案应当符合所有那些希望看到我们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工作取得实际进展的成员国的要求。

我们和未加入为成员国的挪威还进一步举例详细说明了我们对这个项目的立场，在项目 1 下提出了一个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方案——见文件 CD/621，并由西方组和成员国单独提出关于实质性审查所涉及问题的文件。所提出的文件很多，但是我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把它们都列举出来可能是有益的。这些文件如下：

- 1983年6月17日由联合王国提出的文件 CD/383，题为“工作文件：和平核爆炸和禁止核试验的关系”；
- 1983年6月20日由澳大利亚提出的文件 CD/384，题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核查制度的机构安排：带有说明的问题单”；
- 1983年7月8日由日本提出的文件 CD/388，题为“禁止核试验的核查和遵守”；
- 1983年7月8日由日本提出的文件 CD/389，题为“关于国际地震资料交流制度的意见”；

- 1983年7月8日由日本提出的文件 CD/390，题为“关于为国际监测系统提供一种新安装的日本小型地震仪阵列的工作文件”；
- 1983年7月19日由挪威提出的文件 CD/395，题为“工作文件：国际地震资料交流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方面的作用”；
- 1983年7月22日由澳大利亚提出的文件 CD/400，题为“国际管理小组”；
- 1983年8月1日由联合王国提出的文件 CD/402，题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核查问题”；
- 1983年8月4日由澳大利亚提出的文件 CD/405，题为“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范围的建议”；
- 1984年3月28日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文件 CD/491，题为“工作文件：地震记录技术的最近发展情况”；
- 1984年6月15日由挪威提出的文件 CD/507，题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地震核实：未来的方向”；
- 1984年7月25日由日本提出的文件 CD/524，题为“工作文件：逐步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办法”；
- 1984年8月6日由澳大利亚提出的文件 CD/531，题为“工作文件：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核查原则”；
- 1985年6月20日由挪威提出的文件 CD/599，题为“工作文件：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地震核查 — 关于1985年6月4日至7日在挪威奥斯陆举办的讲习班的报告”；
- 1985年7月9日由联合王国提出的文件 CD/610，题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地震监测”；
- 1985年7月10日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文件 CD/612，题为“工作文件：关于为全面禁止核试验建立和逐步改善国际地震监测和核查制度的建议”；

- 1985年7月26日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文件CD/624，题为“旨在逐步提高全面禁止核试验地震监测和核查能力的制度”；
- 1985年8月1日由日本提出的文件CD/626，题为“实现国际地震资料交流制度的具体措施”。

而且，另外一些西方国家还散发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范围、核查和遵守这些主要问题的一些小册子和其他实质性材料。例如，就在本届会议上，加拿大自费而不是利用秘书处的经费向所有成员散发了一个共有3卷的关于从1962年到1984年核查情况的裁军会议发言摘要和一个关于地震核查情况的小册子。很明显，由西方组成员国提出的这些文件内容相当广泛。未能成立一个项目1特设委员会尤其说明了裁军会议没有对这些文件进行认真审议，这是使我们深感关注的一个原因。

我们还注意到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其他组的成员国没有在会议上提出类似实质性文件，虽然他们也经常说他们认为议程项目1十分重要。

主席先生，

我所代表的成员国深感遗憾的是本届会议没有能够就载于文件CD/521中的建议和载于文件CD/621中的建议的工作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听到了所说明的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但我们认为这些原因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希望能将这一点记录在案。

更令人深感失望的是这些原因使会议未能就一般普遍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进行实质性工作。

我们感到不解的是那些抵制达成一致协议的代表团却同时坚持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并决心开始进行有关工作。反对我们所提出的任务授权草案的一个具体理由是，它不是一个谈判的任务授权书

我们的回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不是一个正当理由。我们则认为在本届会议上，对未来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基本内容存在着实质性分歧。每一个人都知道事情就是如此。

这些分歧具体存在于这一条约的范围，如何确保遵守这一条约，如何能对遵守情况进行核查等方面。

我们并不是对这些反对意见或分歧有什么反感。 但我们确实知道并且确实认为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和难以解决。 几个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在其发言和文件中都用相当长的篇幅详细的谈到这些问题。 解决这些分歧的一个积极办法是，在一个获得适当任务授权的特设委员会中，大家坐在一起共同努力争取解决这些分歧。

我们希望能够尽早审议和通过载于文件 C D / 5 2 1 中的任务授权草案。 我们希望能够对任务授权条款的真实含义进行审议。

我以我所代表的国家的名义呼吁本届会议再次考虑这个问题，并请本届会议再次表示愿意为开始进行有关议程项目 1 的工作承担责任。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先生，

几天前，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就我们的议程项目 2 作了发言。对我国代表团来说，他的发言提出了一个直接的问题。 他对我国政府关于精确地阐述核裁军领域里双边和多边谈判作用的意见表现出了兴趣。 更精确切地说，他问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核裁军谈判这一阶段，裁军谈判会议能发挥什么实际作用；另外，在这个议程项目上，会议可以如何有助于相互加强双边和多边的努力。

我欢迎苏联代表提出这个问题，愿意在春季会议期间能试图至少对他的重要和引人深思的询问作一个初步的答复。 实际上，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先前很少有代表团谈及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出的问题，而且这一方面的很多事情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未引起重视。 要求在本届会议上开始核裁军谈判的呼声年复一年几乎以同样的措词不断重复，但很少有代表团确切地指出究竟应谈判什么内容，也没有确切说明自己提出办法是否切实可行。

在我开始简短地——我再次强调，初步地——分析之际，请允许我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完全认为核裁军有其多边性。 在本会议上讨论这一专题的正当性是无可争议的，而且我认为这也并未遭到质疑。 只要核武器还存在，所有国家就都必须对其加以关注，用《最后文件》的话来说，由于裁军过程影响到所有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因此它们都必须积极关心裁军和军备限制的措施，并作出贡献，就核武器而

言尤为如此。《最后文件》还规定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参加裁军谈判，甚至还得出结论说，它们应在平等基础上参加那些对其国家安全有直接影响的多边裁军谈判。

这些都是原则，而且是宝贵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并未解释整个国际社会，包括其非核成员，必须如何“参与”乃至“直接参与”核裁军。

问题在于这些原则必须根据目前国际秩序的现实与状况加以解释。这种现实表明，实际意义的核裁军——通过谈判就真正限制或销毁核武器达成协议——只能由拥有这些类型武器的国家来进行。《最后文件》虽提出了多边平等参与这些进程的原则，但也考虑到这些现实。在第53段里，“核裁军进程”被视为在核武器国家之间进行谈判的一个过程；该段敦促这些国家迅速和成功地结束正在进行中的谈判并在它们之间开展进一步的谈判。在其它段落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对真正核裁军的主要或特殊责任在于核武器国家本身。而且事情确实如此：我们是否能够现实地假设核武器国家，如苏联，会同意让非核武器国家通过多数票通过的决议或其它多边行动告诉它们今后应撤除其一部分核武库？核武器国家本身具有实现核裁军的独特能力，其原因首先在于只有它们才有力量处理这些武器；但同时还在于这样的事实，无论从客观上来说或仅仅在核武器拥有国看来，核武器对这些国家的安全具有独一无二和中心的主要性，而且正如《最后文件》第49段具体规定的那样，核裁军措施必须维护这种安全，使之不受损害。各国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从特定意义上来说，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两个因素的结合，因此它们对这样的事实尤为敏感，即人为地抽出其中一个因素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因素。对西方联盟的核武器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它们建立核军备是因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华沙条约国家的常规武器具有绝对的、威胁性的优势，需要作出反应。因此，对它们来说，只有当安全大致保持平衡，最好是在低得多的核军备水平上保持平衡，才能够设想采取核裁军措施。核军备和常规军备与裁军之间具有这一重要联系，而且对于如何在逐步降低的军备水平上维持彼此争执的谈判各方的相对力量进行计算也很复杂，这是理想的核裁军进程的最大障碍，而理想的核裁军进程就是由多边社会直接处理某些大国专有的核武器。

只有在《联合国宪章》得到充分执行而且由有效的世界政府垄断地运用威力的集体安全体系发挥作用的理想条件下，才

可想象那种作为直接决策的、影响到仅为少数国家拥有的核武库的核裁军。如果美国 1946 年提出而被苏联拒绝的巴鲁克计划获得通过，而且成立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一切核装置均由其掌握，要做到以上这一点本来也是可能的。

那么，如果我们对通过多边决策直接进行核裁军现在尚无能为力的话，作为多边谈判机构，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答案是现在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任务是多方面的。

由非核国家为多数组成的多边机构的“积极参与”首先是概念性的。多边社会还可履行重要的动员职责。此外的任务是监督，并在必要时敦促参加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的伙伴，并提请谈判者注意根据《最后文件》第 49 条应充分保障的次要安全利益。还有一些重要的辅助措施，会议可加以确定并最终进行谈判，以便巩固双边成果。

请允许我简短地举例说明其中一些职责。

从概念方法来说，有必要继续明确并加深对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之间的重要安全关系的理解。核武器的作用与意义迄今在我们中间没有得到充分讨论。核裁军与常规裁军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从其相互依存性均衡地考虑这些重要的安全方面的必要性必须予以进一步的强调。在去年 11 月 11 日的一次联大发言中，我国代表团试图为这种辩论提供第一个分析构架。本会议可以格外重视在核裁军每一未来阶段所有国家的安全可如何获得保障这一问题。尤其是鉴于两个主要世界性大国领导人均承诺将通过努力最终消除核武器，因而就可以提一个问题：技术的能动性将如何影响核武器的未来与作用。本会议可以尝试推动为战略和定作出定义并更详细地、一般性地阐述稳定持久的国际秩序的各种要素。在防御结构、战略、军事学说、军事态势与军备措施方面可作广泛的努力，对所有这些方面都须仔细研究，以便判断它们是否有助于防止战争，尤其是防止核战争。

本会议可进行的第二类活动是为核裁军与各国和平行为创造一种比目前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这一方面，应记住议程项目 2 的全名不仅是核裁军而且是“停止核军备竞赛”——这种提法意指国家行为，也说明有必要使其更符合理想标准。这方面，本会议可审议是否可以在多边场合运用两个主要大国已双边同意的许多原则，

例如载于它们1973年“十大项”中或1973年防止核战争议定书中的原则。关于核裁军的原则以及一般性的裁军原则可加以澄清、扩大和采纳。正如我国代表团经常说明的那样，多边努力特别富有成效的方面是就广泛的建立信任措施达成协议，包括就可增进坦率和改善有关军事事务情报的措施达成协议，这是稳定军备限制与裁军措施的先决条件。

为了便于将来采取核裁军措施，可预先为这类未来措施拟定许多必要的技术条件。对我国代表团来说，适当的例子是加速建立地震监测与核查网，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稳步地加以改进，并使其在全面核禁试最终生效时可供使用。本会议的其它活动甚至还可以与正在进行中的具体双边谈判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许多代表团曾反复要求在不妨碍这些谈判进展以及保密方面有关安排的情况下，适当地、不间断地提供关于正在进行中的核裁军谈判的情况。如果有一个双向的交流过程，使各国通过多边渠道可以继续不断地提出其关注问题与建议，就可促进这些谈判获得成功并鼓励谈判者们有目的地进行谈判。如此彻底认真地注意双边谈判，可对谈判者们起推动作用，并在他们的工作中灌输适当的紧迫感。

在此我要带着敬意和部分的赞同态度提一下21国集团的成员国多年来对我们的议程项目2所表现出的关注，以及它们积极推动结束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决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集团对待这个专题的方式改变了，而我并不认为这一方式变得更好了。我认为，遗憾的是本会议不能在（作为消除或削减核装备的）直接核裁军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我这一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在我看来，21国集团载于CD/526号文件中的建议，特别是其中载有项目2特设委员会拟议职权范围的最后一段按照这些标准就不太有说服力。按照该文件所建议的那样就关于减少核装备或实质性地削减核武器的协议立即开始多边谈判，其现实可能性是很少的。

相反，我发现以前的文件——我特别提一下CD/116和CD/180号文件——中选择的方法基本上较为现实，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本会议可以并应该全部或部分地采取的某种行种。CD/180号文件中关于特设工作机构职权范围的草案的主要概念是“澄清问题”的措词。这种对分析与概念性任务的强以及这些文件措词中所显示的谨慎探索态度值得人们注意——也许应当比当时更加注意。

在核裁军的目前阶段，两个主要大国的双边核会谈与空间谈判正在全面展开，国际社会满怀希望与期待地注视着这些谈判，看来应该为本多边机构可以予以核裁军进程的支持寻求共同基础。

如果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认为以上发言对其问题有用的话，我国代表团将不胜愉快。我前面已说明，我决心尽快答复他的质询。这类提问与答复可以有所裨益，鼓励各国代表团之间的对话，加深我们对各种问题的理解，并使正当了解情况的要求得到满足。

但是请允许我在这一方面特别提一下苏联代表团至今还未答复我在3月27日发言中就我们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国代表团曾希望苏联代表团4月22日提交的建议中至少会部分地给予答复。这些关于实施并核查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及生产设施的建议充实了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于1月15日宣布的立场。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苏联同意裁军会议已确定的关于解决销毁阶段固有的问题上的立场。因此，这些建议是苏联对解决核查禁止化学武器的困难任务的两个重要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我国代表团正在仔细研究苏联建议以及其中的有益的解释和技术细节。但是初看起来，这些建议似乎并不解决所有有关的核查问题。在销毁储存与设施方面，似乎还有一些限制性因素。此外，这些建议也没有涉及目前谈判者正着手处理的两个重要方面，即监督化学品生产以确保将来不生产化学武器，以及质疑性核查问题。然而这些正是我国代表团向苏联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所涉及的方面。

我国政府期待苏联能扩大其过去立场的范围并增加内容，对解决这些关键问题也能尽快作出贡献，从而为突破化学武器条约的中心问题铺平道路。我们在作这种展望时为我们面前的部分建议而感到鼓舞。许多同事已对本会议的工作以及我们仍然面临的繁重任务作了评论。同时他们对本月份紧凑的工作节奏以及至少是已取得的部分成绩表示满意。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深刻地意识到你在这些成绩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并对你以杰出的方式主持了本会议而表示感谢。

莱丘加·埃维亚先生（古巴）：

主席先生，在本月份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比在您刚接任主席时向您表示祝贺更为

恰当，因为在您履行职责时期，我们亲自了解了您的外交才干和您对裁军理想的献身精神，尽管我们曾预料到您将作出的努力将会推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现在我们则可在事实面前向您表示感谢。

我们还要向您的前任比利时大使表示感谢，并向中国的新大使范国祥表示欢迎，我们向他所负使命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是必须优先考虑的一个议程项目，因为它具有明显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和大家一道一致同意就此问题举行非正式会议的原因。我们相信，对这个项目进行审议将会澄清细节问题，从而为更加实际的审议这个问题开辟道路；虽然事实上我们本来更愿意成立一个具有谈判职权的工作小组——正如 21 国集团一贯主张的那样。不管怎样，我们认为，当另外的选择是无所作为的话——正象以往的情况一样——那么，必将产生的观点的交锋将有助于为未来的谈判建立更加有利的气氛。

当我们将这个项目写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上时，有些代表团反对审议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将陷入政治讨论中，尽管这些反对者从未提出任何打破这个谈判机构在这个具有超过一切重要意义的问题上的僵局的解决办法；我们重新回顾这一点并不是多余的。

根据裁军谈判会议去年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反对建立辅助机构以推迟这项讨论的西方国家集团认为，如果谈判要想获得成功的话，谈判的题目要有仔细的定义，并且谈判要有明确的、一致同意的目标。现在裁军谈判会议作出的决定正可提供一个澄清定义、商量拟定目标的机会。我们相信，今后将不会产生新的障碍，我们将能够以建设性的精神审议这个问题。

事实上，在处理我们所提到的工作时没有必要花太大力气，因为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通过《最后文件》时，联合国大会在一致通过的第 50 段中向我们指出了应当遵循的道路，这一段指出，实现核裁军要求在适当的阶段就协议进行紧急谈判，并且要求提出使有关国家满意的充分的核查措施：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和研制核武器系统；停止生产有类型的核武器及其发射手段，停止为武器目的生产可裂变物质；制定一项商定的、具有可行的时间限制的全面的和分阶段的计

划，以便逐步的和均衡的裁减核武器的储存及其发射手段，从而在尽可能早的时候全面和最终消除核武器。

这些都是《最后文件》中所使用的措词：这些措词非常明确，无可怀疑。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实现这些目标。没有必要再发明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必要陷入那种无端的猜测中。

但是，我们也不应过于天真。尽管《最后文件》中的方针不容置疑，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召开审议这个问题的非正式会议也是摆脱我们目前的无所作为状态的一个办法，但是，今天的国际局势让人感到至少不能乐观。目前的暴力气氛、实行的武力政策和所有多边论坛都没有进行什么谈判的情况，使人对于裁军谈判会议能否取得成果产生严重的怀疑。我们还不断听到一系列毒害国际关系的专横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对利比亚进行的武装攻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所有原则以及一切文明共处的国际保证的精神，裁军谈判会议不能无视这种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与它存在理由——实现一个没有战争危险的世界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一个国家妄称有权、进攻另一个国家、不论受害者是谁、也不论这种侵略的理由是什么，都是一种应当受到谴责的危险行为，任何国家都难免遭到这种性质的攻击、难免遭到为了实现其目的而无所顾忌的政策的反复无常之害。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事实。

对于利比亚的攻击与二十五年前由美国政府所训练和资助的武装部队对古巴发动的入侵的纪念日正相巧合，尽管那次冒险是以进攻者在猪湾的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但是这既不能减轻那次进攻发动者的责任、及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质，也不能减轻其作为武力政策的一种表现而具有的意义；这一次，这种武力政策在距离我国海岸线几千公里以外又一次实行起来，明天会在任何其他国家又有具体的表现。就象历史教导我们的那样，海盗行为是没有国界的。

毫无疑问，这种军事进攻、继续进行核试验以及一贯阻挠进行认真的谈判都对不能漠不关心外面发生的事情的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可以决定现在审议什么题目，我们却不能忘掉我们进行工作的环境；这种环境是有人有意造成的，目的是阻挠解决争端的和平进程，以及使用武力来征

服那些追求主权和独立、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超过外界利益的国家。现在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存在的这种暴力和不信任的气氛预示着我们的谈判无法取得积极的成果。但是，尽管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继续寻找取得进展的机会，比如象我们所商定的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的办法。我国代表团决不会为使裁军谈判会议摆脱目前这种实际上的瘫痪状态寻找解决办法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主席：

我感谢古巴代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

现在我请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阁下讲话。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在3月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你在上个月给予我们的工作指导表示非常衷心的感激之情。我还想借此机会简短地表达一下，我国代表团对于我们今天在本会议桌上看到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同事，感到非常愉快。

澳大利亚要求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而且，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迫切要求这样一项条约。

我们所设想的条约应确保禁止所有一切核试验爆炸。

这将适用于所有国家在一切情况下，在一切时间内进行的试验。

此种条约必须长期有效，永远具有约束力。因此，必须包括对其执行情况进行核查的各种办法。

我们之所以要求缔结这样一项条约，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朝向停止核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也知道，这将会进一步加强核不扩散制度。

二十五年来，国际社会、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承认有必要缔结这样的条约。

澳大利亚作为共同提案国在联大第40届会议上所提出的第40/81号决议，表达了澳大利亚最近关于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国家政策。

该决议表达了我们这样的信念：在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内，是可以、而且应该拟订出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

正是出于这一信念，我们才继续支持第521号裁军谈判会议文件所载的关于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本会议有些成员国不同意就这个职权范围草案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他们提出的原因是，这个草案并不构成他们称作的“充分谈判任务”。

坦白地说，我们说不准，这一说法具体是什么意思。

本会议是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来行事的。这倒是具体的，而且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协商一致这一概念是以一种最高的政治和社会价值—相互容忍—为基础的。

这就意味着，容忍各种分歧意见存在，并决心讨论这些分歧，不允许使分歧阻碍共同目标的实现。

这就是澳大利亚关于军备控制的基本哲学思想。

简单地说，我们知道，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任何具有价值的或者具有永久意义的东西是不可以凭空幻想出来的，或者是可以通过声明或命令而强加给各国的。

我们知道，任何永久而可靠的军备控制协定，只有通过对这种协定进行谈判，才能缔结。

我们必须讨论使我们发生分歧的实质性问题，因为我们都同意这样一项重要的前提—这些实质问题都非常重要。

在裁军这个高度敏感的领域进行谈判，意味着在谈判中必须考虑各方的利益，

对协定的结构，包括其核查方面，进行很好地安排以便使其成为建立信任的源泉，从而，确保其长期适用。

我再强调一下，无论谁都不可以宣布一项裁军协定问世，谁也不可以把一项协定强加给别人。

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承认将我们带到一起的这些分歧。

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可以在双边、三边或者更多的国家之间缔结。但是我们坚信，由于这一议题具有普遍意义，由于任何此种条约必须得到普遍遵守，因此，最好在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内来缔结这样一项条约。

根据我们目前进行此种谈判所使用的规则和方法，我们似乎需要一个具体的职权范围。

本会议某些成员国真诚地认为，应该根据一种具体的职权范围来确定这一领域的工作，而不是根据《最后文件》第120段所述的给予本会议的一般性职权范围。

在某种程度上，我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但是我们仍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加以接受。

讲到此处，我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们认为，即澳大利亚认为，职权范围并不是，我再重复一下，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更为重要的倒是，开始进行工作。在本会议议程中没有哪个议题比项目1更需要我们这样做。

鉴于我们的对全面核禁试的国家政策，鉴于我们认为此种职权范围并不是不可改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对大家来说都是很清楚的，澳大利亚可以接受CD/521号文件所述的职权范围以外的另一种职权范围。

但问题不在这里。唯一的问题，事实上，对澳大利亚来说，严峻的考验是，某一个既定的职权范围是否能够使我们在争取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使本会议所有成员国都承担责任，并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利益？

对于CD/521号文件所述的职权范围，案是肯定的。

该职权范围将使本会议能够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开始进行实际工作，争取拟定出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禁止所有国家在任何环境，任何时间进行各种核试验。

这个职权范围本身就是认真谈判的产物，在这种谈判中，表现出了灵活性，做出了真正的妥协。

这样一种职权范围能够使所有国家承担义务，并代表所有国家的利益。

这个职权范围受到其共同提案国真诚地支持。它不是一种障眼法。

如果事实不是这样，澳大利亚的名子是不会在上面的。

有人拒不接受 C D / 5 2 1 号文件，说它的职权范围不是“充分谈判的职权范围”。这种做法忽视以上这些事实，妨碍我们开始进行大家都知道必须要作的工作。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国代表团很难理解，有些人硬说，他们对本会议为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所开始工作是抱严肃态度的，然而他们却拒绝根据 C D / 5 2 1 号文件进行工作。

全面核禁试条约并不是一个可以耐心等待、慢慢解决的议题。

许多代表团说，现在他们就想缔结一项条约，或者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应该能将这个条约拟订出来。另外一些代表团指出，还需要进行大量工作，例如，在核查方法方面。

澳大利亚无法确切回答以下这些问题——这项工作要用多长时间，或者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指望看到这样一项条约。现在，我们可以说的是——这项工作开始得越晚，等待结果的时间就越长。

我们想要本会议尽快地继续进行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制定工作。

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决定制定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时候，由于我们没有完成必要的工作，没有制定出必要的核查手段，因而我们不能够进行这一步工作。

如果到那个时候出现耽搁，那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而且也是不可容忍的。

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比尔海登先生 1984 年 8 月在本会议建议本会议着手建立全球地震监测网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改进我们自己的国家地震监测网，以便我们能在全球网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坚决支持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并欢迎某些成员国所作的保证，其中包括苏联第一副外长最近对本会议的发言中所作的保证，即，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将继续得到本会议的支持。

事实是，我们现在正在解决的问题是过程问题。

《最后文件》第 51 段指出“一切国家在有效核裁军过程范围内停止试验核武器”。并指出，这一过程的目的是，“停止改进核武器的质量、停止发展新型核武器，并防止核武器扩散”。

主席先生，如果本会议不能为该过程做出贡献，那是完全错误的。本会议应毫不迟延地继续进行有关核禁试的工作。

意大利大使今天上午发言时所代表的那几个成员国——很荣幸，其中包括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按照 C D / 521 号文件所规定的职权范围开始工作。

中国代表团表示，它准备参加此项工作。

我国代表团得到这样一个明确的印象：本会议还有相当数量的成员国也准备开始进行关于这一过程的工作。

另外，令人感到鼓舞的是，苏联政府 4 月 11 日在莫斯科发表声明，其中特别指出，“苏联主张立即开始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范围内进行同样目的的多边会谈”。

在同一份正式声明中，这个目的被说成是“制订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众所周知，我国代表团对范围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所要的是，停止一切核试验，而不仅仅是核武器试验。但是，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苏联的声明提到了开始在本会议进行多边会谈。

我应该说明的是，我刚才所援引的声明，是苏联代表递交给澳大利亚政府的苏联政府 4 月 11 日声明的正式英文本。

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商一致意见，需要的是，承认继续就全面核禁试条约进行工作，比争论职权范围的条件更为重要。

我们决不是一些玩弄字眼的魔术师。

我们是一些讲究实际的实干家。决心进行全面核禁试条约所需要的实际工作。
C D / 5 2 1 号文件中所规定的职权范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一工作。

主席先生。几个星期之前。在本会议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某些言论，使人们对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所表现的试实性以及行动的独立性表示某种程度的怀疑。

我知道，实际上我国代表团在这些方面的所作所为是不容怀疑的。因此，我倒宁愿相信，发表这些言论是没有经过认真考虑的。因此，不需要对此提出正式反驳，因为任何严肃的意见都会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有关核禁试的政策是建立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的，而且制定其政策时体现了诚实性和独立性。

我们衷心地希望，在5月份本会议休会期间能尽一切努力来弥合议程项目1方面所遗留的这个不太大的差距。以便当我们6月份重返本会议时，就不再浪费时间。而可以开始就全面核禁试条约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切合实际的工作。

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首先，我国代表团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代表范国详大使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能够与他保持我们与他的前任钱嘉东大使之间存在的密切的合作关系。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裁军谈判会议第355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提到了我在1986年2月18日的发言。伊斯拉耶利安大使问，我说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重新开始对话的同时应当加强多边谈判。对此我的具体想法是什么。当时我还说道，有必要为裁军谈判会议的讨论和谈判增加政治动力。

为了答复苏联代表的问题，我将作如下说明。

首先，在两个主要的、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重新开始对话将很自然地促进我们自己的对话，并且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多边谈判开辟道路。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不幸的是，这一点未被考虑在内。

第二，我们认为，双边谈判并不是在这个领域中取得进展的唯一手段。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不是两个，而是五个。此外，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这个关系到它们生存的问题特别重视。这一点从四十个与会国从1979年开始工作时就同意

将这个项目包括在我们每年的议程中就可以看出。因此，显而易见，核裁军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双边范围。

第三，尽管两个大国负有基本的责任，同样清楚的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能够而且应当为促进就今天在这个论坛中似乎已被遗忘的问题进行对话作出贡献。尽管由于某些成员国的反对，现在不可能开始谈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考虑这个问题和为未来的进程作准备。因此，如果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加入谈判进程的话，它们应当更加详细地解释它们认为必要的实质性的条件。我们已注意到了中国代表钱嘉东大使就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所作的发言。我们同样希望其他国家能够仿效这个榜样，并希望其他大国能够更加详细地把它们的意图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拒绝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阿根廷共和国，正在尽我们的努力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具体的建议，目的是促进对话和谈判。21国集团及其各成员国一直就这样作的。但是，仍然需要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详细地阐述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我们曾经认为，双边的谈判者为使我们了解他们的活动所采取的步骤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些时期以来，裁军谈判会议一直希望并且应当能够有这种作法。也许，在将来，这些情况会议可以同时由双方的谈判者出席，以便更灵活地交换意见。不管怎样，我们都应当指出，这些会议都属于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之外，从逻辑上讲，它们不应当包括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的代表。

第四，很清楚的是，如果连那些不让裁军谈判会议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判中发挥作用的国家也认识到这是一个迟早会成为多边的问题。那么，我想向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的代表，当然包括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提出一个问题，为了让他知道，我要指出我已经仔细地读过第C D／4号文件。我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那些国家在它们的条件得到满足时，是否准备承认裁军谈判会议是开始就核裁军进行谈判的唯一有能力的谈判机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认为裁军谈判会议中那些不拥有核武器的成员国在这些谈判中起什么作用？我国代表团认为，既然答复将会出现在记录中，那么也可以在全体会议上对我的问题作出答复。这样这些答复就会记载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记录中。这将是一个好办法。

主 席：

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 各位尊敬的代表。名单上还有两位要在这项辩论中发言。此外，还有几项通知并要致春季会议闭幕词。 因此我打算先做一些决定。在发布通知和做出决定之后。下午再继续我们的工作。

我要请会议就 C D / W P . 2 3 0 号文件做出决定。 大家都记得。正如上周四曾宣布的那样。 我觉得现在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并做出决定。 通过这份文件之前。 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第一段第四行中的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建立”四字。 提出这份文件时我有点想法。 我认为在我担任主席期间不是要“建立”特设委员会。 特设委员会是另一位二十一国集团成员委内瑞拉的塔伊尔阿达特大使担任主席期间建立的。 而我任主席时只是恢复它而已。 这是会议先前的几个附属机构的惯例。 因此我请各位先生在通过文件前纠正文件中的提法。

C D / W P . 2 3 0 号文件经修改通过。

就这样决定了。

我打算在今天的会议上审议委员会主席问题。 下午复会后将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对委员会主席问题做出决定后。 我将请要求就特设委员会问题发言的代表团发言。 我还要宣布，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要在下午全体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该委员会会议。

现在全体会议暂停，下午 3 点 30 分复会。

会议于下午 12 点 45 分暂停。3 点 30 分继续举行。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三五九次全体会议现在继续开会。

尊敬的各国代表。如我在今天早晨所宣布的。我们今天下午会议的第一件事是选举项目 5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我的理解是候选人蒙古代表巴雅特大使得到会议的普遍同意。

就这样决定了。

我祝贺巴雅特大使当选。并对委员会的工作负有成效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关于特设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何时召开。我将和巴雅特大使商议，并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宣布。

同时。就如我以前宣布过的。凡对项目 5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建立问题要求发言，代表团都可发言。

我认出这位是埃及代表。请你发言。

阿拉法尔吉先生（埃及）：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你在本月份会议期间主持工作的风格表示我的衷心祝贺，并对你指导会议工作的卓越方法以及你在保证推进会议工作和在执行分配给会议的任务方面的建设性努力和主动精神表示赞赏。这些完全符合你作为一名有着广泛而多种多样的国际经验和非常熟悉裁军问题，并有着自裁军谈判会议成立以来为该会议长期服务的干练的外交家身份。也请允许我欢迎中国代表。范国详大使。并表示我们希望与他密切合作，继续我们和他的前任钱嘉东大使曾保持的极好关系。

我已经要求以 21 国集团协调员的身份发言。代表该集团就议程项目 5 发表以下声明。

关于今天会议通过的载于 C D / W P. 230 号文件的，有关重新建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和批准其职权范围的决议，21 国集团愿作如下声明：

21国集团重申它的看法：原来提出的载于1984年7月20日CD/329/Rev.2号文件的职权范围，是最适合于议程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联合国大会与此有关的历次决议。其中最近的一次是以151票多数赞成、无反对票和2票弃权通过的40/87号决议。这个决议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在1986年会议开始时重新建立特设委员会，并授与它充分的职权按照需要为缔结一项或几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所有方面的条约进行谈判。

21国集团理解，特设委员会工作中需要有一段有限的探索阶段为举行谈判作准备。在这个基础上，21国集团曾同意1985年会议关于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并且现在同意1986年会议关于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那样，探索阶段就能继续。21国集团采取那种立场只是由于它重视重建特设委员会和恢复其工作而表现出更大程度的灵活性。

考虑到特设委员会在1985年会议期间所承担的工作，21国集团相信，委员会将能通过勤奋而建设性地工作在1986年会议结束前结束探索阶段并完成其职权范围的工作，其方式应使裁军谈判会议在1987年能够重建特设委员会，以便适当地为缔结一项或几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所有方面的条约进行谈判。

这是21国集团声明的全文。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埃及代表团和以21国集团协调员的身份，热烈祝贺蒙古代表巴雅特大使就任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主席，并强调我们愿意以有助于他成功地履行职务的方式与他合作。

主席：

我感谢埃及代表作为21国集团代表的发言。我还感谢阿法拉尔吉大使对我说的非常友好的话。现在我认出是意大利代表。请你发言。

弗朗西斯基先生（意大利）：

请让我首先对您，主席先生，所从事的非常有效的工作表示感谢，而这些工作的成果现在正以职权范围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这也确实是对所有各国代表团在积极参加磋商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精神的酬劳。

让我代表西方集团表示，我们认为这个职权范围是现实主义的。这是一个经我们同意并使我们可以进行具体工作的职权范围。它现实地提到要继续进行审议工作，这种工作不幸在去年是十分初步的，并提到要找出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它还提到要审议现有的提案，未来的倡议以及自从去年特设委员会建立以来的事态发展。

这个职权范围在我们看来的确是一种进行实质性工作的基础，它将考虑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的希望。如果这次会议要在推动敏感而重要的外层空间问题上起积极作用的话，我们现在已具有一个这样做的完好基础。

现在请让我提到阿法拉尔吉大使的讲话，我们非常尊敬他在去年委员会中的有效工作。我们注意到有些代表团的愿望，正如阿法拉尔吉先生在代表 21 国集团的讲话中提到的，它们希望工作加速进行。我代表讲话的这些代表团认为，在当前阶段需要把我们的全副精力用于完成我们商定的这个职权上，而不要以任何方式过早地判断我们可能在未来作出的任何进一步的决定。

主席：

我感谢意大利代表的讲话和他对我所说的话。现在请苏联代表发言。

伊斯拉耶里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我们也愿感谢你由于你的努力使议程项目 5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上的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得到了通过。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相应的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的立场已一再陈述过。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讲究实效的谈判以缔结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一项或多项协议。我们同意这个职权范围时的理解是，我们在会议中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防止发展空间打击武器，防止在空间和从空间对地面使用武力。我要借此机会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巴雅特同志被任命为按照会议议程项目 5 建立的附属机构的主席。

主席：

我感谢苏联代表的讲话和他在现在和今天上午的讲话中对我所说的友好话。

还有其他代表愿意就这个主题发言的吗？ 如果没有人发言，我建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明天下午3时30分在这个会议室举行第一次会议。

就这样决定了。

现在我们将继续按照今天上午会议中断的发言人名单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是罗马尼亚代表，奇里拉先生。请你发言。

奇里拉先生（罗马尼亚）：

请允许我再次对看到你第二次主持这一重要讲坛的工作表示满意。我们还要对你指导我们审议工作时充满信心地进行的努力表示非常真诚的赞赏和感谢。罗马尼亚代表团还非常高兴地欢迎中国代表团新任团长范国祥大使的到来。

我国代表团在本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中就强调了，它带着很大行动职权来参加会议的，将为使我们的工作更有建设性和更为有效而坚持努力。

会议在一种抱有希望甚至是乐观主义的气氛中开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去年十一月日内瓦首脑会谈发表的声明造成的，特别是受会谈决定就至关重要的裁减核武器和我们会议议程也包括的其他一些问题达成协议而加紧谈判的影响。

然而，由于我国代表团已经发表过意见的一些情况和原因，我们不得得出结论，会议所取得的结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那样好。

就禁止核试验建立一个有效的工作机构已证明为不可能。至于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2，由于你的努力而作出了召开非正式会议的决定，但是多数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对采取这样的方式处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是不满意的，更不要说是不深入的。关于议程项目3和6即防止核战争和对非核武器国家的安排的处理情况仍然令人不能满意。我们需要1986年会议第一部分整个阶段来建立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它的职权范围虽然有了一些发展，却仍然不完全，因为它本应与为达成具体协议进行谈判有关，但实际上无关系。只要想一想巴基斯坦代表团在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就可以看到有待谈判的问题为数尚多。

本届会议一开始就迅速恢复了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同时很快又就拟定一份包括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各个方面的国际法律文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达成了普遍一致。特设委员会及其三个工作小组就公约草案的各个部分的实质展开了工作，同时本届会议前已取得的进展和一致意见注意保留或进一步发展。我们表示希望，在吸收迄今收到的提案和建议时，包括苏联代表团在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将在本届会议第二阶段中继续更加积极地寻求具体的、肯定的和普遍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和方法。罗马尼亚代表团准备对本会议最有可能完成一份有效的普遍接受的法律文书的工作作出更多贡献。

至于关于拟定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谈判，我们认为，经过对这个复杂问题进行了普遍讨论并就各个方面交换了意见之后，现在应当继续以更为具体的方式向前推进一步，同时要巩固和发展上一届会议和本届会议第一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很正确地强调过，放射性武器领域不同于其他议程项目的情况，会议有一个现成的机构并拥有职权可以进行谈判。现在要看我们全体都采取行动，使工作尽快进行以拟定和最终完成各条款的案文。

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拟定也需要取得更为实质与具体的进展。我们表示希望，为这个问题而建立的特设委员会将能取得它履行使命的预期成果，使委员会能够在本届会议上最终制定案文，以便提交下一次裁军特别联大通过。我愿利用这一次机会提醒大家注意，就在最近，我国代表团提交了齐奥塞斯库总统提出的我国的提案与意见，即认为有必要拟定一份综合裁军方案，其重点主要在于核裁军，同时也要注意大量削减所有常规武器、军事力量和军事预算，首先是那些高度武装的国家。

罗马尼亚非常重视加紧并成功地完成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的关于裁军、建立信任和国际安全问题的多边谈判讲坛的工作。我们认为，根据目前的状况，裁军谈判会议负有重要的责任。不妨重复一下，我们认为，需要作出有效的贡献，制止特别危险的事件发展并缔结能为裁军铺平道路的协议。在加紧进行实质性的活动并和推进对议程上的问题的有效谈判的时候。最要紧的是我们要记住提高这一讲坛谈判效用的问题，这个唯一的裁军多边谈判讲坛长久未能产生一份条

约或公约草案，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国际社会正当地对我们的工作所寄予的唯一希望是立即过渡到就会议议程上裁军领域中至关重要的问题缔结具体协议。这一责任不仅在于本会议，同时也在于各成员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高度武装的国家。

我们表示深切希望，今年会议第二阶段将使我们非常有理由对我们的工作感到充分满意，特别是对我们的努力成果感到满意。

主席：

感谢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南斯拉夫大使维达斯阁下发言。

卡兹米尔·维达斯先生（南斯拉夫）：

主席先生，我愉快地祝贺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您是来自友好巴西的杰出代表。您此时的任务是尽可能使1986年会议第一期会议顺利结束，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作为名单上最后一名发言者，我愿趁此机会强调，我们同其他发言者一样认为，您丰富的外交经验，特别是关于裁军问题的外交经验，大大有助于第一期会议取得最圆满的结果。我国代表团为能在您的指导下工作感到高兴。

我还要利用这一机会对您的前任，比利时的杰出代表克拉克大使，表示我们的谢意，感谢他在三月份杰出地指导了本会议。

我十分高兴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杰出代表，范国祥大使。

主席先生，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重要的多边谈判机构能否成功取决于所有成员的协调的努力和进行谈判时的整个政治环境。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不对这两方面都表示忧虑。

1986年会议开始时，继两个大国在最高一级提出愿意进行谈判的保证之后，人们仍希望我们将进入一个较为有效的谈判阶段，但这种希望尚未成为现实。十分遗憾，停滞不前仍是本会议工作的主要特征。

本会议的工作应以各个议程项目的谈判结果加以衡量。即使简要地回顾一下

谈判的结果，就可以看出，在诸如核禁试、制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防止核战争和外空军备竞赛等这些优先事项问题上，今年以及过去几年中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或进展甚微。在1986年会议开始时我国代表团在发言中表明了对本会议议程上所有这些重大项目的看法。

主席先生，通过永远停止试验核武器争取逐步削减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又一个机会被错过了。拒绝采取这一首先而且必要的步骤，即便不会完全阻止，也会严重阻碍对其他核项目的实际的审议。如果不能进行真正的裁军谈判，在审议和澄清可能在下一阶段导致就具体协定的条款进行谈判的若干内容方面，还有许多要作的工作。但是，在这个作为裁军领域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场所，未能根据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审议谈判的问题，岂非咄咄怪事。这反映出缺乏让裁军谈判会议完成其当初建立时想要完成的任务的政治意愿。以这种方法行事的人今天负有重大的政治责任，而他们对明天的世界则负有更大的政治责任。正因如此，本会议将精力全部用在是否应谈判和应如何谈判的程序和通过职权范围的谈判之上，而不是用于实质性问题。因此，通过职权范围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目的，而一旦达成协议，就被看作是本会议工作的一个重大进展。

我在今天的发言中将仅论及本会议议程项目4的工作。特设化学武器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化学工业进步显著，技术不断提高的背景之下进行的，这种进步和提高使许多国家有生产化学武器的机会。从长期看采，这种情况妨碍了关于拟订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的本来已十分复杂的工作。尽管1925年的议定书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这种武器仍在被使用，这一事实使国际社会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加强努力，起草和通过该公约，并尽早将其完成。

我们再次重申，南斯拉夫作为1925年禁止化学武器议定书的第一批签署国之一，谴责任何国家违犯议定书的规定和使用化学武器。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对国际社会负有义务和重大责任，应作出最大努力克服阻碍完成公约的政治及其他困难。

迄今为止，特设委员会已就公约的原则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取得了实际的进展。但是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也有必要而且从政治上讲具体重要意义的就若干技术性问

题达成一致意见的阶段。在各工作组内正在进行着关于未来公约的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的谈判：(a) 公约生效之后可适用的核查制度和措施；(b) 不影响民用化学工业的经营和发展。

关于核查措施，南斯拉夫代表团一向认为，有必要执行国际上一致同意的、有效而且可以检验的核查措施。这些措施也应有足够的灵活性，使民用化学工业的经营不受妨碍。但同时必须十分有效，不使人们对这种灵活性可能被滥用产生疑问。关于在国际和国家核查机构内根据公约规定将要采取的措施和执行的问题，南斯拉夫代表团已在其工作文件中详尽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工作组内正在进行的谈判的结果证明，我们的许多结论已得到其他代表团的赞同。在委员会今后的工作中，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上述核查机构的任务和构成。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已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我们认为，谈判期间所确定的化学品清单为下一步的谈判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些清单即便在公约生效之后，也有必要加以详尽的讨论，因为化学工业和技术是不断发展的。

但与此同时，CD/651号文件中所载的化学品清单仍是现阶段讨论核查措施的现实基础。

我们认为，讨论化学品清单的时候应进一步作出努力，尽可能根据一般用途标准，将其精确的分类，同时应铭记现有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当今，各种有关的化学品，无论属于致死剧毒化学品还是其他化学品，都可以作为单一用途或双重用途化学品加以分类。考虑到这些，一方面应特别重视这些化学品被用到军事方面，另一方面则也重视民用工业、农业、医药等领域的全面需要，无论这些化学品的毒性程度如何。另外，还应注意到，采取这样的做法是由于经济因素和科技发展的需要。我们相信，这是对待应根据公约加以禁止的活动的最好办法，而又不影响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至于单一用途化学品，我们的理解是，这类化学品的公布和销毁应根据公约确定的时间表置于最严格和精确的管制之下。而双重用途的化学品应以下述两种方法解决：

- 处理致死剧毒化学品时应考虑到其和平用途，但其生产和转移应必须置于严格控制之下。很自然，其生产设施在决定核查制度方面起着很大作用。

— 化学工业大量生产的用于工业或作杀虫剂的其他化学品是值得注意的另一类化学品。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没有这类化学品是无法想象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类化学品，它们已是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因而其中有些是大量生产的。由于这类化学品具有经济重要性，公约在对其生产作出规定时，不应阻碍其发展，不应建立庞大的核查生产的国际机构，各缔约国应承担义务，不违背公约的基本概念。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荷兰政府提出的在6月初组织一个非生产核查讲习班的倡议，这将有助于审议有关非生产核查的技术和组织问题。

正如我们在早些时候的工作文件中强调的那样，对致死剧毒化学品的核查，无论是涉及销毁化学武器的储存还是涉及用于和平目的的单一用途化学品的储存，都应是国际核查。在致死剧毒化学品方面，应注意用于医药、农业和其他方面的化学品，并应根据生产设施，建立有国际机构参加的核查制度。

另一方面，其他化学品的生产，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涉及大规模的设施，但应由国家负责核查。由国家机构承担责任和义务，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化学品也可被用于军事目的。

主席先生，禁止化学武器和通过关于化学武器的公约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但这不能作为延长公约起草工作的借口，何况这一工作已进行了若干年。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杰出的苏联代表维克多·伊斯拉耶利安阁下1986年4月22日提出的建议，他的建议是推动谈判拟订化学武器公约的新的动力。在公约完成之前，可以根据已达成的原则协议采取临时和单方面的措施。因此，我们愿不时地听到拥有大量化学武器储存的国家——在根据公约销毁所有储存的化学武器之前——决定单方面销毁至少一部分储存并请其他国家前往观察。但是，不应该只有一个国家这样做。我们相信采取这一态度将会广受欢迎，这将有助于对任何协议，特别是裁军领域内的协议建立必要的信心的。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

感谢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洛维茨大使阁下发言。

洛维茨先生（美国）：

谈正题之前，我先要对你的优秀工作表示我个人和我国代表团的感谢和祝贺。你第二次担任主席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你的第一任。你的经验与智慧为今天的决定和1986年这一段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感到遗憾的是在已就这一问题发过一次言之后需要再次发言。但对古巴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两位代表今天就最近涉及美国和利比亚的事件的狂妄的发言，我必须作出新的反应。这些发言提供的情况失实，而其所用语言则只能说是令人讨厌的。因而我要再次努力以正视听。

首先让我回顾一些基本事实。的黎波里曾向利比亚驻东柏林人民局发出命令，向美国人进行恐怖主义袭击，对尽可能多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杀伤。其后利比亚特务在美国军人常去的一家西柏林夜总会放置了一枚炸弹，造成了伤亡。次日他们向的黎波里报告，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有关于此事的证据是直接的，是既确切又无法否认的。此外，还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利比亚近几周参与人对美国的预谋攻击。

其次，我要说明的是，我们采取的行动是不得已的，是为了自卫，诸如海盗行径和犯罪之类的言词是虚伪的，因为它们把合理的反对恐怖主义的自卫行动同采用恐怖主义相提并论。

如果《宪章》第51条具体承认的自卫权不包括保卫本国国民的权利，它包括的又是什么？认为一个国家谋求保护其遭到武装攻击的国民生命的行动应受到谴责的观点是荒谬的。

我们认为，我们对卡扎菲上校采取的行动将降低他输出恐怖的能力，使他有兴趣有理由改变他的无法无天的行径。

主席：

我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

现在请古巴代表讲话。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古巴）：

主席先生，洛维茨大使今天下午发言中所用的借口是他要指出错误的情报，按照他的话来说，这项错误的情报可能是我国代表团团长今天上午发言的原因。然而事实上，他发言的真正目的在于企图再次为他的政府对利比亚人民采取的罪恶行径进行辩解。美国再次动用了它所建立起来的论据，为它自上个世纪形成帝国胃口之后进行的所有侵略行径辩护。这一论据库里有：“必须反对恐怖主义”，“必须保卫民主”，“必须反对罪恶王国”或“反对共产主义”，以及“必须保卫美国公民的生命”等等。这些论点都是从这一宝库中取出来的。上个世纪当美国占领了墨西哥的一半领土时，它使用的是些什么论点为这种侵略行径辩护呢？它入侵波多黎哥并在这个岛屿上建立殖民体制时又使用了哪些辩护论点呢？它使用了什么论点来辩解在尼加拉瓜推翻并杀害桑地诺呢？为推翻危地马拉总统安本斯辩解时所用的论点是什么？25年前中央情报局训练的雇佣军在猪湾海滩上被击败那场罪恶入侵进行辩解时又用了什么论点呢？为侵略赶走了著名的美国特种部队的英勇越南人民辩解时使用的是什么论点呢？为轰炸黎巴嫩辩解时使用的是什么论点呢？为入侵格林纳达辩解时使用的是什么论点呢？它们全都来自于这一宝库。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对听取这些论点感到厌烦。最近对利比亚的攻击，正如洛维茨大使刚才所说的那样，是针对卡扎菲上校的行动。让我们说得明白些，这是企图谋杀卡扎菲的行动，他们杀害了利比亚领导人的养女和两个儿子就是证明。这种阴险的、可耻的罪恶行为，只能同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偷袭相比。

主席：

我感谢古巴代表的讲话。现在是苏联代表发言。但在他发言前，请让我提及，我还有些关于会议的重要事情，安排在今天下午。现在请苏联代表发言。

卡希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我将讲得很简短。刚才美国代表对利比亚的指责并非什么新东西。美国在地中海东部和南部的政策的特点是侵略性，它对和平事业是危险的。这项政策不仅在那个区域中执行，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在执行。最近新泽西号战舰轰击了黎巴嫩的和平居民，后来又阴险地进攻了利比亚的和平城市。今天美国号和（珊瑚海）号航空母舰正在地中海游弋，随时准备向这一地区的独立国家包括利比亚倾卸制造死亡的货物，只因为利比亚的政策不适合美国。我们明天又将看到什么呢？我们认为美国代表的辩解是不能为头脑清醒的人所接受的。

主席：

我感谢苏联代表，并且再一次提醒这次会议的代表们，我有些直接关系到会议的重要事情安排在今天下午。我请美国代表发言。

洛维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我不打算拖长今天下午的会议，但我感到不得不说几句。我并不企图更正我们的古巴同事刚才对我们讲的荒谬的、颠倒是非的、篡改历史的话。但我想把美国比作希特勒清楚地表明他的发言根本不值美国作出回答。

主席：

我感谢美国代表的讲话。又有三位代表已把名字写在发言人名单上。如果会议的代表们准备对此问题充分展开讨论的话，由于这个问题和会议并无直接关系，我建议我们先处理些直接和会议有关的事情，然后我们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来讨论其他事情，无论任何问题都可以。因此我要一位一位地问他们是否坚持要在这个问题上发言，还是我们现在就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转入与会议直接有关而且重要的问题。

是不是澳大利亚大使坚持要对这个问题发言？请你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您的意图是什么，并且我对此完全尊重。我要说的主要点之一是——我的确觉得在我们听到前面的发言之后不得不说——在最后几分钟里，这次会议的一些代表向我们陈述的意见与本次会议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并且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所听到的交锋不应发生，也不应继续。

在说明这一点之后，并且不用我本人对此多说什么，我必须说我认为已提出的某些概念、用语和指控，特别是针对美国代表团和政府的，是极端地过头了。这使我非常不安，在一个会议上，如果我能回顾我今天早晨关于核试验的发言的话，我用了不少话谈了这次会议上需要协商一致和相互容忍，就象我们常用的体育名词所说，需要把我们的眼睛注视着球，把我们的眼睛盯住主要的机会，去寻求达成我们能寻求到的协议。可是，事实上，我们听到的只是指责、控诉，并且用那种，依我国代表团看来，与这次会议没有关系的，并且极端地过火和虚假的语言。

我再说一句也许就足够了，那些坐在这里错误滥用本会议来攻击美国几天前对利比亚的行动，却根本不提利比亚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恐怖主义，这真是了不起又令人十分沮丧。我认为这种情况很明显而是不寻常的。

主席：

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讲话。从这项讨论开始以来又有三位发言人报名发言。我仍要问他们，是否他们仍坚持要就这个问题发言，使会议转移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准备继续进行我们的正事。如果他们坚持要发言，请举手。

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

登布斯基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非常抱歉但美国代表的发言迫使我要讲话，并且在这里再次强调我国大使已强调过的话。我国代表团反对任何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与恐怖主义活动联系起来的企图，同时我要再次强调指出我国已谴责美国对利比亚人民的侵略。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我要求发言以记录下我对古巴代表有损尊严的讲话的反感，这个讲话含有对美国的低劣的和欺诈的攻击。他的讲话对我们的会议很不相称。理应从记录中删除。

努涅斯·莫斯克拉（古巴）：

主席先生，我保证讲得很简短。关于恐怖主义我确实认为前面的一些发言人所谈有些真理，迄今为止我们知道有通过用毒药、雇佣刺客、黑手党成员和中央情报局消灭其他国家政府领导人的行动，但是从来还没有大规模使用过军用飞机。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刚才所说的话，并没有使我感到烦恼。我可以答复他，他的代表团一贯支持美国，以阻碍这个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中的严肃工作。

主席：

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

你们会记得，在星期二召开的正式会议上，我们审议了本年度裁军谈判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开幕的日期。我认为，会议的结果是一致同意6月10日星期二开幕，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及其A工作小组将于6月9日星期一开会。没有不同意见。

就这样决定了。

在这个月里，裁军谈判会议开始研究如何继续讨论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应当在1986年会议的第二阶段中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我现在谈谈关于使会议的职能得到改善和更加有效的问题。在上周举行的非正式的、自由参加的磋商中，我们讨论了为审议这个问题所应当采取的程序；我们一致同意，为了有助于就此问题交换意见，秘书处应当准备一份题目单。秘书处在正在与各国家集团的协调员及中国进行磋商，准备这份题目单，以便我们在1986年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就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审议时有个基础。

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在这个星期里在可以自由参加的磋商中以及非正式会议中还讨论了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就简化文件和其他会议服务所提出的建议，大家谅解他应当执行这些措施。同时，将对这个问题继续考虑，特别是要铭记专门讨论联合国财政危机大会复会后所产生的结果。

我已经要求秘书处散发载有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在6月9日至13日这个星期里所要召开的会议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这个时间表是经过与裁军谈判会议特设委员会的主席进行磋商之后准备的，我希望它能够得到我的下一任保加利亚大使克拉洛夫的批准。与往常一样，这个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改动。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的话，我就认为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载有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对这点有没有意见？

就这样决定了。

在我做最后发言之前，是否还有代表团要求发言？

主席：

尊敬的代表们，在裁军谈判会议1986年春季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简要地回顾一下在这个月里所完成的工作。

关于项目4（化学武器）、项目7（放射性武器）和项目8（综合裁军方案），有关的辅助机构继续进行了工作。我们期待着它们在夏季会议开始的时期继续工作并根据它们的职权范围为最终取得结果继续努力。我相信，我对联合王国的克罗马蒂耶大使、古巴的莱丘加·埃维亚大使和墨西哥的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在担任主席时所进行的工作表示赞赏反映了所有代表团的意见。

在4月份，我对与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有关的组织问题给予了特别的重视。我很高兴的是，会议商定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辅助机构的职权范围，并选择了蒙古的巴亚克大使为这一辅助机构的主席。我本人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领域中可起到重要作用，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应当是确定具体领域以便就单个协议进行谈判。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根据1986年的工作方针所进行的工作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于实现一个能够确保只为和平目的、为整个

人类造福而利用外层空间的法律体制。当地球上的、已经形成了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越来越处于危险之中时，我们应当认真考虑防止军备竞赛和军事竞争自由的进入我们头上的空间的迫切需要。

裁军谈判会议又一次未能在其议程上的4个核项目中取得明显的进展，它们是项目1、核禁试；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和项目6、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尽管在就程序问题达成一致的解决办法方面反复出现了困难和障碍，裁军谈判会议仍然应当继续寻找能够促进就这些项目采取有意义的多边行动的办法，以履行其职权。关于项目1，应当为至今所进行的最大量的核试验负责的美国和苏联最近已经在最高一级参加了就核武器试验所进行的公开辩论。人们希望，在今年晚些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可能举行的会谈讨论这个问题，不论它们达成什么谅解，都应当对国际社会强烈表示的关于有必要尽早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关切和意见作出反应。如果它们不能达成这样谅解，我们的多边努力不论多么迫切和真诚都注定要失败。

地球上两个最高度武装的国家在裁军谈判会议议程的其他三个与核有关的项目上负有同样重要的责任。就议程项目1而言，多边谈判的可能性取决于政治决定。其他与核有关的项目则要求在举行富有建设性的实际谈判之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因此，要想理解会议为什么未被允许对解决核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做出贡献似乎更加困难了。为了这个目的，它至少可以通过审议核裁军、防止核战争和“消极”保证的问题作为开端，从而找出在哪些问题上它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进行有益的多边工作。

1978年，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4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在所有各国自由接受的行动纲领的范围内由这个机构负责裁军领域中的具体任务。那时，国际舞台上的所有国家对实现这个共同的目标所承担的单独的和集体的责任似乎都很清楚。我热切希望，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负有最重大责任的国家最后都能不辜负和遵守他们当时作出的承诺。

在这方面，在我结束讲话之前，我愿意回顾一下我在4月1日向会议宣读的阿塞·萨尔内总统信件的最后一段：“这次会议的全体成员在寻求共同目标方面作出了一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放在它们自己暂时的和本国的利益之上，这是完成委托给你们大家的重大任务的关键”。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开会。
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4时50分散会。

※※※※※